



## 历史人物

《曹操·阿瞞出道》在天涯社区贴出后，每日跟帖无数，受到众多网友的追捧。作者撕得香烂的狗肉，挂起羊头的招牌，把曹丞相风流韵事细细道来，寻求人们诋毁曹操的个中因由，各位权把此文当酒肴，慢慢品来。

子金山 著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友情推荐

## 树未倒猢狲先说拜拜

大量的事实证明：常常是对你过于友好的人别有用心。

在对袁绍明目张胆对抗中央的问题处理上，董卓虚怀若谷；不仅让袁绍在冀州境内有了身份，做了渤海太守不算，还封了乡侯。高明！

对于已经没有了后台的曹操来说，董卓就没有这么大气量了。现在曹操的老爸曹嵩已经退休了，退休门前车马稀，董卓及朝臣们焉能不知道这点基本常识，谁会理睬失权失势的人？

现在的曹操已具备了一切从重从严的标准和条件，通缉令已经发到了中牟县，而中牟县又是曹操逃亡的必由之道，大网早已架好，就等曹操这只惊弓之鸟撞进网来。

曹操这次逃亡事先并无准备，一接到董卓所发的骑尉任命，丝毫没有犹豫便仓皇而逃。他清楚，董卓的官做不得，只要一上任，自己这半世清白就算完了，染缸里啥时也倒不出白布来，将来自己会百口莫辩，如果自己被天下人当成了欺君贼董卓的铁杆，就等于政治生命到此结束。

朝局还会进一步恶化，这一点曹操看得一清二楚，此时不走，更待何时？去陈留，密友张邈现为陈留太守，定会助我

募兵起事，到那附曹某振臂一呼，天下响应，举国讨贼，靖难有日，天下英雄虽众，独占鳌头者非操又谁？建功立业，扬名立万，当在今日也！

当下仅带了两名贴己亲随，飞出南门，绕道东行而去。

时重阳已过，秋风乍冷，满目稼禾零落，路少行人。曹操悲愤难舒，盲目疾奔于前，惊恐犹迫于后，夕阳似染，却羞枯叶遍赤；逝水如泣，更碎残云乱纷。几声孤雁凄，尤增路人苍凉。

暮色渐浓，曲径无尽。座下战马蹄声渐稀，饥渴已不仅于人，马儿也盼主人能体贴驮载之苦：我要吃饭，我要喝水，我要休息。

胡奔一宿，天已微亮，回头忽然觉得哪儿不对？呀呀！两个贴心随从从竟然不见了！估计是趁曹校尉心慌意乱之际，拐马携财不辞而别。曹操现在是屋漏偏逢连阴雨，一时心灰。

天已大亮，前面已隐隐约约见一城。还是那句老话：“天不灭曹！”胡走乱撞，竟然也走到了正路。一夜狂奔，昨天的酒食早消化尽了，现在忽然又饥又渴，有城必有酒饭，走，先去喂喂脑袋再说。

此城便是已经接到通缉曹操之令的中牟县城，大网早已支好，就等曹操一头钻进来。而曹操却毫不知

情，当下牵马大摇大摆地走进了中牟县城门。

天未到卯时，本应城门禁闭，不知为什么竟有人这么早就出城。曹操孤人单马，见城门已开，便不及多想，牵马就要进城。谁知来得早不如来得巧，那早起出城的恰是专门出城去捉拿曹操的。

因为前天县令接到上边转来的通缉文书，要各郡县全力擒拿朝廷要犯曹操，官捉住了升官，民捉住了赏文凭——孝廉，当兵的捉住了可以让你当兵——免役。

从昨天起，县衙的班头便在全县张挂海捕榜文，一个亭长早起就带了差役下乡巡捕，顺便也能让乡民孝敬点外快。

该哥们儿走运，开城门就碰上个疑犯，看年龄特征差不多，只不过情报上说，那曹操同行数人，这是个单身，有点对不上。也怪上边不传真张照片来，光附来一个包袱皮，画了个人头，画的还不错，看着男女老少都像这布上的人，活该咱发财。先唬唬他：“姓曹的！哪里走！”

“哪位姓曹呀？”曹操何等

人？还能上几个小衙役唬住。“不姓曹你姓什么？我说你姓曹你就得姓曹！先把他收容了再说。”亭长一声令下，差役们不由分说给曹操上了绳。



## 人物传记

少帅与七个女人的故事，生动地体现了一个浓浓的“情”字。无论是与天津名媛爱意深沉的友情，还是和意大利公使夫人“柏拉图”式的纯洁情愫，其内幕都是少帅去世后的首次披露。本书为那些熟悉张学良百战疆场、以西安兵谏彪炳史册的读者，展示了其侠骨柔肠、重情厚义的另一面……

汪睿 著 团结出版社友情推荐

## 离婚协议只有三句话

1930年1月中旬。天津下起了入冬以来第一场大雪。一辆轿车飞快驶来。车里坐着刚从北平行营来天津的陆海空副总司令张学良，他是前往平津卫戍司令于学忠的官邸，出席和谷瑞玉的离婚仪式。

“副总司令，谷瑞玉已经到了。”于学忠上前报告。“我……不想再见她了！”张学良突然的决定，让做离婚仪式主持人的于学忠大惑不解。

“孝侯兄，请你代表我全权处理此事。”张学良掏出一张准备好的文件，说：“请谷瑞玉过目。只要她答应在这份文件上签字，其他一切条件，我都可以应允。”赵一荻和于凤至知道他一旦下定决心，任何人也难以改变。赵一荻接过文件一看，见薄薄纸页上，张学良写下三句话：一、离异以后，谷瑞玉女士不得利用张学良的名义；二、不得为婚；三、任凭改嫁。

张学良忽然用双手抱住了头。于学忠不敢再问，他拿着那张打字文件，转身快步走下楼去。“汉卿，莫非你和谷瑞玉的事，再没回旋的余地了吗？”于凤至仍有些不忍。张学良的眼睛凝视墙上那频频摆动的大钟，他

想起：第一次奉直大战时，谷瑞玉在杨柳青前线指挥部遭到他训责而不落泪；在他受命平息郭松龄反奉，赴秦皇岛的兵舰上，谷瑞玉为他把盏，张学良酒醉摔杯子，溅得她满身酒渍；在河南作战时，张学良望着丢盔弃甲、落荒而逃的东北军，悲痛欲绝，他忽然掏出枪，对准了自己太阳穴。谷瑞玉哭叫着猛扑上来，紧紧抓住他的手，跪倒在地上……

想到这里，张学良忽然睁开了眼睛。见于学忠又来到面前说：“谷女士同意您提出的三个要求。她……”

“可以！英租界上那幢小洋楼从此归她所有！”张学良浓眉舒展，吩咐：“还有，为酬答谷瑞玉当年的随军之劳，告诉东北边业银行付给她大洋十万元，以做她日后的生活之资！”于凤至、赵一荻望着备受煎熬的张学良都爱莫能助。于学忠应命而去，客厅里那古老落地钟的钟摆，在寂静中发出沙沙的轻响。忽然，张学良又叫住了已走出门去的于学忠，说：“请转告谷瑞玉，当年她不

辞辛苦伴随军中，与我张汉卿有恩也有怨，有情也有恨。我张汉卿下定离婚的决心，绝非喜新厌旧，见异思迁。我张汉卿再也不是过去的张汉卿了！如果我想轰轰烈烈干一番事业，就必须改变我前前的生活，我再也不能醉生梦死了！”张学良言罢，两颗晶莹的泪珠滚过腮边。

谷瑞玉离开张学良以后的生活是安适的。她在天津深居简出。她痛定思痛，离异以后改掉许多张学良不喜欢的毛病。只是她对京剧的兴趣丝毫不减。

1934年春天，她胞姐在天津因病故去，一生没生育的谷瑞玉，决计收养其胞姐遗下的女儿、时年刚刚8岁的胡文秀为养女。1936年冬天，谷瑞玉在天津惊悉张学良、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，仍然日夜惦念。后来获知张学良去南京送蒋遭到幽禁，谷瑞玉也曾为之愤慨，悲愤不已。从那时起，心情忧郁的谷瑞玉便染上了酗酒的习惯。不久，因喝酒过量染患了高血压症。1940年春天的一个傍晚，谷瑞玉因高血压发作，猝发脑中风。

虽然经英国医院的及时抢救保住了性命，可是谷瑞玉从此瘫痪在床。1946年7月3日，谷瑞玉病歿于天津，享年42岁。



## 都市小说

洪晃的父母本来感情很好，因楼下搬来的新住户扰乱了生活。一个陌生女孩突然闯入宝玲的家，熟悉得跟自己家一样，宝玲和她的丈夫反而成了这家的入侵者。一群人在生活中寻找人生信仰和生活的支撑，寻求的过程充满了焦虑、苦恼……

李小山 著 钟山杂志友情推荐

## 挨了训斥

宝玲一上班就撞上了倒霉事，刚放下包还没来得及喘口气，主任便鬼影似的跟踪而至，阴阳怪气地说：“万庄公园发生的事其它各报都在挖内幕，这么重要的消息，我们却漏稿，宝玲啊，你跑这条口子，算不算你的责任？”宝玲瞥见同事都以看好戏的眼光瞅着她，于是没好气地说：“怪！你让总编刮我的鼻子好了！”

主任眉头牢牢对准宝玲，厉声说：“不是我批评你，宝玲，这阶段工作松松垮垮，怎么回事？不想干了？”

宝玲坐下来，觉得委屈，窗外天色阴沉沉，云层压得低低，呈现铁灰颜色。报社坐落在四十八楼，城市尽收眼底，城市本身便令人烦恼，像永不停歇的嘈杂的机器。这个受性冷淡老婆折磨的狗东西凭什么把气撒在人家头上？

宝玲正想骂几句解解气，猛然发觉主任又鬼影似的出现在门口。主任一反刚才的恶劣态度，晃着发亮的光脑袋，大度地咧嘴笑笑，对宝玲说：“这样吧，这次我们搭档，弄得像样点，好做一个交代啊。”

宝玲那会儿有点飘忽忽的感觉，梦游一般的，在过道上，别人与她打招呼她一概视而不见，神情呆滞，机

械地跟随主任，一直到出了电梯，才意识到自己犯了昏，真是羞愧难当。

“宝玲，”主任的声音有些颤抖，“我们打车吧，好不好？”主任整个儿像换了个人似的，一副诚惶诚恐的可怜样子。宝玲木然地望着这个满头是汗的丑态毕露的中年男人，盛气凌人的架势哪去了？

宝玲不自觉地媚笑道：“当然啦，打个车吧。”

“宝玲，我不说可能就误会了，”主任上了车后迫不及待地说，“我平时对你凶一点，是不真实的，我心里越是想对一个人好，结果越适得其反，你懂我的意思吗？”

宝玲与他并肩坐在车后排，一股油闷闷的怪味，令人恶心。她打开车窗将脸转向车外，稍稍挪动身体离他远些，说：“我这个人是很傻的，分派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，其余的事我懒得管。”

主任愣了一下，又急急地说：“宝玲你又误会了，我没别的意思，我想照顾你，又怕人闲话……我只能在表面上凶一点，其实心里很难过，我一直……”

宝玲打断他：“别别别，我害怕欠人家的，该怎么办就怎么办。”

主任赞同地点着头，口齿不清地说：“是的，是这样，宝玲你是非常实在的

人，善良，讲义气，我对你有一种说不出的好感。”

宝玲斜视他一眼，讪笑着说：“大主任今天你有点儿反常呀，我不明白。”

车颠了一下，两人的膀子于是碰擦到了，哦，停车在等红灯呢。主任迟疑着，瞧见另一辆车内一男一女正在大肆接吻，转过来看看宝玲，宝玲翻着白眼仰望车顶。主任的目光从她的脸蛋搜索到胸脯再到腹部再到大腿再到脚背……主任的面孔涨红了，浑身发烫。“我不是反常，”车开动了，主任红着脸喃喃地说，“我觉得我们之间应该消除误会。”

“没什么误会，都是为了工作！”

主任迟疑着，此时车上了立交桥，视野顿时广阔，天蓝蓝的。“不！”主任像突然下了决心，油光光的面孔浮现一本正经的神色：“与工作没关系，是我们个人之间的事！”

这时，司机回头对宝玲瞟了一眼，油腔滑调地说：“这位先生的意思你还不明白？他喜欢你。”说罢自顾嘿嘿地笑，蓦地又对主任说：“老先生有啥想法就明说嘛，人家女孩都被你兜晕了。”

主任愣了一下，脸涨得通红，勃然大怒地嚷嚷：“什么老先生？我老吗？你开你的车！”



## 悬疑小说

旅游团由包括警官叶萧在内的十六个年龄职业不同的人组成。途中他们经过一个村落，恰巧赶上当地的“驱魔节”，因误吃了“山魈”的脑子而遭到报复，旅游团的车开到了一个神秘的城市。他们中间开始有人神秘地死去。第一个死去的是导游小方。沉睡之城究竟蕴含怎样的天机？下一个又是谁？

蔡骏 著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友情推荐

## 漫长的黑夜

雨夜山城的街道寒气逼人，叶萧胸前的T恤还破着的一道口子，雨气直钻他的心窝。随着孙子楚拐进右边的马路，看到那辆没有人的丰田车。叶萧紧张地注视四周，来到这个城市已经几个小时了，到现在连一个人影都没瞧见。

他们走到巷子尽头，来到黑暗中的居民楼。刚到二楼便听见一阵喧哗声，大嗓门的屠男正在吵吵嚷嚷，大概看中了他发现的那张大床。这家“五星级”没有服务员，也没有前台登记，客人们得自己寻找房间——谁先下手为强，才能抢到最好的房子和床铺。

二楼有两套单元房，屠男和司机先占了一套。杨谋和他的老婆（抑或女友）占了第二套房间。三楼的两套都被女生们住了，玉灵和那美国女孩住一间。说话台湾腔的女孩，与叶萧从厕所出来时见到的女孩住一屋。

四楼的那间大房子，住了前女医生和她的老公、女儿一家三口。受伤的法国人也必须由她来照料，幸好那套房子有三间带床的卧室。

五楼的三个空房间，叶萧和屠男住一间，孙子和小方住了另一间，还有一间给钱莫争和全团最年长的男人住了。

叶萧又去每个房间看了看，告诫大家晚上必须锁紧门窗，没特别的事不要出门。如果半夜有人敲门，要先问清楚对方是谁。屋里的东西尽量不要乱动，也不要吃房间里的食品，以防有毒或变质。今夜谁都不要洗澡，最多用冷水洗脸。明天早上七点半，他会来逐个敲门叫醒大家。

然后，叶萧和厉书回到五楼的房间。他们用手电仔细检查，这个两室两厅的屋子布满灰尘。家具和电器都很齐全，拿起电话却听不到声音。厨房的水池里，摆放着好几个碗碟和筷子，上面生了一层绿霉毛。在散发刺鼻腐臭味的同时，也带着浓浓的生活气息。好像主人刚刚吃完晚饭，急匆匆地出门去看一场电影，很快就会回家洗碗收拾干净。只是，没有人，到处都没有人的不速之客。

叶萧临时客串了一回主妇，找了块抹布草草洗了洗碗，又打开厨房窗户透透气。退出厨房正好撞在厉书身上，两人都吓了一跳。厉书绝望地问：“我们真的要在这里过夜吗？”

“至少比在车上强吧。”叶萧蹲下来打开客厅的低柜，里面有各种乱七八糟的杂物，好不容易摸出几

截蜡烛。厉书从兜里掏出打火机，点燃了蜡烛——闪烁的烛光渐渐照亮房间，也照出两个男人沉默的脸。

“已经八点半了，如果下午没有遇到这些倒霉事的话，我们现在应该在青菜吃晚餐吧。”厉书说着走进一间卧室，也点燃了一根蜡烛。这一张宽大的双人床，上面铺着一层竹席。烛光照亮了墙上镶嵌的照片，是一对中年夫妇的婚纱照，夫妻两人都不漂亮，但相貌肯定不是泰国本地人。床头有个小小的书柜，里面基本上都是台湾出版的中文书。

他们找到一个塑料脸盆，还有几块干净的布，就把竹席仔细擦了两遍，直到确定可以睡觉为止。叶萧看了看窗外说：“夜里还挺凉的，睡觉时把衣服盖在身上吧。”

随后，他又走到另一个房间，同样也用蜡烛点亮了。房间柜子上放着奥特曼和蜘蛛侠，这是个调皮男孩的房间。叶萧最后检查了一遍门窗，然后吹灭蜡烛。在这陌生的他人的床上，不知道名字的城市里，黑夜将无比漫长而残忍。突然客厅外响起了剧烈的敲门声。他立即翻身下了床，和厉书两个人冲到门外，这时门外响起一个男人紧张的声音——

“受伤的法国人醒了！”